

傅國林著

穹廬集

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责任编辑 刘伯涵
封面装帧 邹纪华

穹 庐 集

——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

韩 儒 林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25 插页 2 字数 325,000

1982年11月第1版 1982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书号 11074·530 定价 (七) 1.85 元

自序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朝代。有元一代的历史，对于促进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对于祖国辽阔疆域的奠定，对于中国各民族物质和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对于中外物质、精神文明的交流和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对元代历史的接触，是五、六十年前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开始的，但是对元代历史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那还是解放以后的事。

先从我国最早的元史著作——《元史》这部书谈起。此书从明初修成后，封建史学家对它的批评一直很多：有的从修辞用字上进行批评，说某些志传充满案牘志铭之文而不加剪裁芟刈；有的对纪、志、传三者分量的多寡加以批评，认为《元史》二百一十卷，纪、志先去其百，太无节度；有的批评《元史》志、表、传的编纂排列不合前史遗规；还有的批评它缺漏太多，宰相立传的不及半数，等等。因此，近三百年来从事重修元史的不下五、六家之多。

鸦片战争后，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对西方的了解日益迫切。于是西方史地著作译成中文的逐渐增多，我国史学家的眼界日益开阔，开始感到元代幅员辽阔，而汉文著作颇有局限，要了解元代中国的全貌，必须从西方史料中寻求补充。人们的注意力不再集中在批评明人修《元史》的疏略上，

而是开始注意搜集西方史料。可是当时那些有志于重修元史的学者，虽知西方有关于元朝历史的记载，却大都无门径可寻，他们所读的西方史地著作，多是通俗读物，没有什么史料价值。至清末洪文卿出使俄国，正值拉施都丁《史集》一部分俄译本问世，他请人帮助，节译其中的成吉思汗传及其它一些域外材料，纂成《元史译文证补》，中国学者始知国外还有如此丰富的元史史料，扩大了元史研究的领域，中国的元史研究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接着屠敬山著《蒙兀儿史记》、柯凤孙著《新元史》，都利用了一些西人所译元代史料和著作。可惜，这些老前辈为时代所限，对穆斯林史料不甚熟悉，本人又不能直接阅读西人论述，所用外国材料全是从欧洲译本重译的穆斯林史料。早期欧洲蒙古史学家，多不懂汉文，不能互相比勘，译音用字规律不严，人名地名随意译读，根据这种水平不高的西方译本请人译成汉文，自然是错上加错，结果贻误了我们的老前辈。

二十年代时我在北京大学读书，有几位师长常常指导我去读一些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我渐渐从他们的治学方法中扩大了自己的视野，对我国西北舆地之学兴趣越来越浓厚。于是我就进一步注意这方面的中外著作，逐步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嘉道以后，我国学者在西北舆地之学方面的成就是很高的，可是由于受时代的拘限，没能进一步利用新材料，采取新方法，出现了停滞不进的状况，生命力就渐渐丧失了。例如清末西北舆地学家在古代译名的审音勘同问题上，常用音差、音转、音讹、急读来解决问题，读起来叫人产生雾里观花、牵强附会之感，不能令人信服；西方有成就的学者则别开蹊径，用汉语古音与民族语言或异语语言互相比对，进行解说，简单明了，耳目一新，另是一种境

界。因此，我就遵照师长们的教导，开始从事当日所谓不中不西之学了。

一九三六年回国后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我携眷避兵西南。初在昆明，尚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书可读；继到成都，我所需要读的书就不容易借到了；及再迁重庆，读书更加困难。整个抗战期间，只好有什么书读什么书，随读随作札记，当日率尔操觚之作，都是空袭警报间歇之际整理而成的，既没有作研究工作的条件，又没有推敲字句的功夫，因此，谬误难免，浅陋之处更多。抗战结束，随校迁回南京后，课务繁忙，就无暇执笔了。

解放后，我自感宛若进入了另一世界，一切新鲜，一切令人鼓舞。为了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我不仅要学会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研究元代历史，而且要使元史研究能为祖国的文化建设服务。所以，解放后发表的若干篇文章，只能算是重新学习的一些心得体会。

古人刊行所著书，以求他人的指正，谓之问世。我的旧作，虽然只可覆瓿，但渴求同好批评指正之心，则甚强烈。别人提出意见，是提高自己的绝好机会，所以不揣谫陋，接受朋友们的鼓励，校订旧作若干篇，辑为此集，如能得到读者的指教与匡正，那就如愿以偿，不胜欣幸之至了。

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四日于南京

目 录

自序·····	1
成吉思汗十三翼考·····	1
蒙古答刺罕考·····	18
蒙古答刺罕考增补·····	47
蒙古氏族札记二则·····	51
《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	51
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	54
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61
西北地理札记·····	69
一、楼兰故城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及其距阳关乌垒 鄯善新都之道里·····	69
二、玉理伯里山之方位·····	74
三、钦察、康里、蒙古之三种伯牙吾台氏·····	80
四、设里汪与失儿湾非一地·····	87
五、乌鹁、Huiur 及 Hor·····	91
爱薛之再探讨·····	93
元代阔端亦考·····	109
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	123
关于洪钧·····	136

元代漠北酒局与大都酒海·····	140
蒙古的名称·····	145
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	158
论成吉思汗·····	161
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178
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畜牧业大丰收回看元代蒙古地区 的畜牧经济(读报随笔)·····	195
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	210
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与勘同·····	214
清代内蒙古驿站的方位·····	221
元代诈马宴新探·····	247
所谓“亦思替非文字”是什么文字·····	255
《元史纲要》结语·····	258
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	274
附录 伊利汗时代·····	300
突厥官号考释·····	304
唐代都波新探·····	326
补记·····	332
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	335
附录 吉利吉思大事年表·····	373
吐蕃之王族与宦族·····	383
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章嘉、土观、松巴)·····	390
《明史》乌斯藏大宝法王考·····	416

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	425
清初中俄交涉史札记·····	435
汉代西域屯田与车师伊吾的争夺·····	444
关于西夏民族名称及其王号·····	459
女真译名考·····	466
后记·····	477

成吉思汗十三翼考

《圣武亲征录》云：

“上(成吉思汗)麾下捌只塔儿马刺(Jūchi Tarmalah, 此据《史集·成吉思汗传》波斯文原文转写,下同)别居萨里川(Sārī Kahari),札答阑氏(Jadaran)札木合(Jāmūqah Sachan)部人秃台察儿(Tūqūcār)^[1]居玉律哥泉(Ūlāgāi Būlāq),举众来萨里河,掠捌只牧马,捌只麾下左右匿马群中,射杀之。札木合以为隙,遂与泰赤乌(Taijiūt)、亦乞剌思(Īkirās)、兀鲁吾(Ūrūt)、那也勤(Nōyāqin)、八鲁剌思(Barūlās)、霸邻(Bārīn)诸部合谋,以众三万来战。上时驻军答兰版朱思之野(Ṭālān Bāljūs),亦乞剌部人捏群(Nakūn)之子孛徒(Bōtūn)先在麾下,至是自曲邻居山(Kālū)遣卜栾台、慕哥(《史集》作 Mulqah 及 Tūtāq,即《元史》卷一一八《孛秃传》之磨里秃秃,《秘史》一二九节之木勒客·脱塔黑,惟《史集》为二人,且无卜栾台[Borōldāi])二人逾阿剌乌(Ālāūt)、秃剌乌(Tūrāūt)二山来告变。上集诸部戒严,凡十有三翼……军成,大战答兰版朱思之野,札木合败走。”

此答兰版朱思一役之轮廓也。是役为成吉思汗大规模战争之第一次,《史集·部族志》称之为“泰赤乌之战”。参与此次战

役之双方部族及将领大抵不出朵儿勒斤(Derlegin)及尼伦(Ni-run)两派之外,故《史集·部族志》于叙述参与此战之两派部族时,必称之为某族为泰赤兀之同盟,某族为成吉思汗之同盟。其参加成吉思汗方面之部族及人物,自洪文卿《元史译文证补》出版后,柯凤孙、屠敬山、王静安诸前辈,均有所考证,惟洪氏尝改原音及原文,错误实多;柯氏格从洪译;屠氏于每翼置一统帅,殊非信史;王氏谨严,所得宜多,惜为洪译所误,致使毫无问题之人名、部族名,亦随诸人陷入泥淖,至可惜也。兹步诸家之后,以从事孛儿只斤(Borjigin)氏初期史迹之探讨,于往昔所聚讼莫决之点,多可求得解答,惟此乃机会使然,非予之不学,反能有愈前修也。

按《史集·成吉思汗传》与《亲征录》二书之前半部,大抵代表《元朝秘史》外之另一种蒙古传说,二书内容仅有详略之别,而无次序先后之异,惟《录》文讹误,几不可读,自钱大昕以来,学者虽不断校订,然舛错之处,仍所在皆是。《史集》之在波斯,其荒乱难读之情况,亦正与其东方兄弟(《亲征录》)等,故近世蒙古史家纵兼用中国史料与回教国史料写史或修订元代史,而乖谬讹误依然不可指数也。盖蒙古史基本史料之误谬不去,蒙古史之研究,即无从进步。正误之法则惟有用中文史料与回教国史料直接互校,不然,就回教国史料言,人地名如有讹误,或不著音点,即回教国人,亦不能定其音读。其著音点者,又甚易误置;即无误置,因不著元音,亦往往不能决定其读法,或竟致误读,此稍读波斯、大食之蒙古史料者所周知之困难也。就中国史料言,其讹误无从厘订,与回教国材料正同,至于过去中国学者所凭借之外国材料,又多为片断或删节之重译,西方学者如误(人地名译

写讹误尤多)，中国学者自无法不误，奉讹误为新史料，此柯、屠诸家以来所以往往将《元史》部族名、人名等等愈改愈远事实也。

今吾人研究成吉思汗十三翼，即用直接互校之法，所据之本，《亲征录》用王国维校注本，波斯文《史集》用俄国贝勒津(Berezin)刊本，载《俄罗斯帝国考古学会东方部丛刊》第十三册，第一五一至一五五页。《录》文既可订正《史集》之误，《史集》亦可订正《录》文之误，彼此比对，往往真伪立辨。数十年来治《元史》者聚讼之问题，常可决定于俄顷。校仇之乐，殆无过于此者。至于人名地名一经勘同，其人其地在蒙古史上之价值，即顿然改观，此诚治《元史》者基本之工作，吾人所当及早从事者也。其目前未能勘同者，仍阙疑。

关于十三翼文字，先列《亲征录》，次《史集》波斯文转写，再次译文，最后洪译。

第一翼：

《圣武亲征录》：月伦太后及上昆弟为一翼。

（按，《圣武亲征录》著录不足十三翼之数，诸翼次第亦不明确。本文按《史集》著录之十三翼次第，与《亲征录》相应之文字，互相比勘，逐一考订。）

《史集》波斯文原文：（略）。〔补记，本文在一九四〇年《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卷上发表时，每翼之下录有《史集》波斯文原文及拉丁字母译写。现为排印方便起见，将波斯原文删去，仅存拉丁字母译写。以下不再说明。〕

《史集》波斯文转写（以下简称《史集》）：Avval mādar i Chingiz Khan Ūālūn Ika aqvām va atbā' va khveshān va oghlānān urdu va khadam va kasāni kih bi-vai mukhshuṣ

va mansūb budeh and 'ala' 'l-infirād

汉译：第一〔翼〕 成吉思汗母月伦额客，族人、从人、亲属、宫帐之仆从，及各别与特属于彼之人。

《元史译文证补》重译之文（以下简称洪译）：第一翼为谔伦额格并其族斡勒忽阑人（即斡勒忽讷之变文）。

〔补记，本文初次发表时录有《蒙兀儿史记》及《新元史》修改洪译十三翼之文，今从略。以下不再说明。〕

月伦太后，《秘史》五十五节作诃额伦·兀真（Hö'elün Ujin）。六十一节作诃额伦·额客（Eke），蒙德合璧《蒙古源流》作 Ögelen Eke。施密德（I. J. Schmidt）注云，Ögelen 或 Öhlen Eke 意为“云彩母亲”^[2]。Üälün 为 Hö'elün 之波斯文译写。Ika 乃突厥语 eke 之波斯文译写，译言大姐，蒙古语为母亲。ujin 为汉语夫人之蒙语译音。

突厥语 oghul，元代音译为斡兀立，意为男孩、男仆从。其复数形式为 oghlan。波斯史家再加其本族语之复数语尾 -an，即成 oghlānān。洪钧译为斡罗忽阑，谓即月伦太后母族斡罗忽讷（Ulqunut），误矣。Ordu 或 Orda、Ordo，为北族宫帐之称。

第二翼：

《亲征录》缺。

《史集》：Duvum Chingiz Khan va farzandān va nuka-rān va kasāni az amirān va amir-zādagān va kubknan kih ba-khušūsiyat ba-vai ta'alluq mi-dāshtand

汉译：第二〔翼〕 成吉思汗及诸子、伴当、诸将领之随从人员、贵族、特别隶属于彼之护卫。

洪译：二翼为帝及帝之子弟与其从人并各族之子弟。

[补记: kubknan, 1952 年斯米尔诺娃 (O. I. Smirnova) 俄文新译本第八七页作 kaziktān。与贝勒津刊本比对, 波斯文 u 与 z 形近, b 与 n 乃音点错置。kubknan 无意义, kaziktān 元代音译为怯薛丹, 此云护卫。]

第三翼:

《圣武亲征录》: 三哈初来之子奔塔出拔都、秃不哥逸敦、木忽儿好兰统阿答儿斤, 察忽兰统火鲁刺诸部。

《史集》: Sivum Būrājū Bahādur az nasli Sam Qāchiūn aqa-y-i Qabul Khān az qaum i Jirgin kih shu'ba az Karāit and bā-qaum i Hīdargin kih Muqaddam i ishān Mūqūr Qūrān būd az Nirūn va Būkūrī kih dar Khrānān bud az nasli ū būdeh va qaum i Qūrlās az darlagin muqaddam i ishān Chūrūqah

汉译: 第三〔翼〕出自合不勒汗(Qabul) 兄(aqa)三哈出来(Sam Qāchūlai)家之奔塔出拔都(Būltāchū Bahādur), 及克烈分部只儿斤部(Jirgin), 及尼伦(Nirūn)之阿答儿斤部(Hadargin), 其将曰木忽儿好兰(Mūqūr Qūrān), 在呼罗珊(Khorasan)之 Būkūrī 即出自其家, 及Dūrlegin之火鲁刺思部(Qūrlās), 其将曰 Chūqūrah。

洪译: 三翼为撒姆哈准之后人布拉柱把阿秃儿(见前), 又有客拉亦特之分族人, 又阿答斤人将曰木忽儿忽兰, 又火鲁刺思人将曰察鲁哈。

三哈初来, 贝本原文作 Sam Qāchiūn, 故洪氏译为撒姆哈准。但贝氏所引C本及D本作 Sam Qājūlai, F本作 Qākhulai, 用《录》文校之, ch之音点有误, 均当读为 Sam Qāchūlai,

兹据改。《中原音韵》“三”字属“咸监”韵，收声于-m。故三读作 sam。与三哈出来之“三”字对音密合。洪氏译为撒姆，似无必要。贝本奔塔出作 Būrājū，其所引异写虽有多种，但用《录》文校之，音点皆有误，但悉指引吾人读为 Būltāchū，奔塔出即其正规之译读也。盖元代蒙文音节末尾为 l 者，音译绝大部分变为 n，故 Būltāchū 译为奔塔出。

克烈有分族数支，均隶属于王罕，只几斤其一也。（参见《史集·部族志》“克烈”条）

阿答儿斤，贝本作 Hidargin，兹据哀德蛮《史集·部族志》德文译本改正。其“阿答儿斤”条首句云：“成吉思汗时代，其统帅为木忽儿·好兰(Mūqūr Qōrān)”。^[8]

察忽兰，贝勒津刊本引 E 本作 Jauqūrqaḥ。哀德蛮译本引 Hammer 本作 Dschawerka，足证这个人名原为 Chaqurah，抄写者将 r 与 q 易位，而字母 ch 之音点又错误，遂讹为 Jaruqaḥ。

据《部族志》，翁吉刺部分族“火鲁刺思族(Qūrlās)统帅 Chāqūrah，在抗击泰赤兀之战中与成吉思汗结盟”。（参见贝勒津刊本，《丛刊》第七册，第二〇七页；哀德蛮《概况》第九四页）

Būkūrī，待考。

呼罗珊，贝本作 Khranan，为 Khorasan 之讹。

第四翼：

《圣武亲征录》：鲜明昆那颜之子迭良统火力台、不答安辈为一翼。

《史集》：Chahārum pīsarān i Sūrqaḍū Nōyān Darangi va barādarash Qūridāi va īshān az qaum i Nīrūn va Qiāt and ba-qaum i Būdāt kih ham az Nīrūn and

汉译：第四〔翼〕 Sūrqudū 那颜之子迭良及其兄弟火力台，彼等出自尼伦及乞牙惕部，以及亦属尼伦部之不答阿惕部。

洪译：四翼为苏儿嘎图诺颜之子得林赤并其弟火力台及博歹阿特人。

鲜明昆与 Sūrqudū 对音不谐；迭良即 Darangi。二名他处均未见。

Būdāt, 《秘史》46 节：“合阑歹的儿子争粥饭无上下，因此就做了不答阿惕姓氏。”蒙文 budagha (不答安) 译言饭。洪钧不用旧译，另译为博歹阿特，似无必要。

《史集·部族志》“不答阿惕”条：“成吉思汗时，其统帅为 Ūridāi。在抗击泰赤兀之战中，不答阿惕部为成吉思汗之同盟军。”^[4]此人即本翼之火力台。

不答阿惕为合兰台之子。合兰台乃孛端察儿之曾孙。阿兰·豁阿感光而生孛端察儿等兄弟三人。三子支裔，蒙古人以其禀受之异，称之为尼伦。故不答阿惕亦属尼伦。

第五、六翼：

《圣武亲征录》：札剌儿及阿哈部为一翼。

《史集》：Panjum va shishum pīsarān i Sūrquqtū Būrgi Sachanah Bigi va ‘am-zāda-y-i ū Tāichū va Jalāir va Sūrquqtū Ya‘ni kih khāl bar andām dārd va Qiāt Būrgin az nasl i ū and va amir Nūrin az Urūq i ū būd

汉译：第五、六〔翼〕 莎儿合秃·月儿乞(Sūrquqtū Yūrgi) 之子撒察·别乞(Sachah Bigi) 及其从兄弟泰出(Tāichū)，及札剌儿(Jalāir) 诸部。莎儿合秃者，身上有痣之谓。乞牙惕·月儿斤(Qiāt Yūrgin) 即出自其家，异密(amir) Nūrin 其后

裔也。

洪译：五、六翼为莎儿哈秃月儿乞之子薛彻别乞并其从兄弟泰出，及札刺亦儿人莎儿哈秃人。

依《秘史》第四八、四九节，合不勒汗有七子。长子斡勤·巴儿合黑，其子忽秃黑秃·主儿乞，忽秃黑秃·主儿乞有二子，一为撒察别乞，一为泰出。忽秃黑秃主儿乞又名莎儿合秃（译言有痣）主儿乞（《秘史》第一二二节）。依《史集》（洪氏《译文证补》页六一—七），泰出为合不勒汗第三子忽秃黑秃蒙古儿之子，乃撒察别乞之族叔，相差一代。主儿乞又名月儿乞（Yürgi）。帖木真与札木合分裂后，“主儿乞族人的莎儿合秃主儿乞的儿子撒察别乞、泰出二人一圈子……来相合了。”（《秘史》第一二二节）

乞牙惕·月儿斤意即乞牙惕部之月儿斤氏。依《史集·部族志》分类，合不勒汗之后称乞牙惕。而月儿斤氏为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后裔之部曲（见《秘史》第一三九节），故有是称。

《秘史》第一二〇节，帖木真与其伴当札木合分裂时，札刺亦儿族人薛扯朵抹黑带领阿儿孩哈撒儿、巴剌两个儿子投奔帖木真。依《史集·部族志》“札刺儿”条，成吉思汗西征时，穷追札兰丁逃渡印度河者，即此巴剌那颜。驻扎起儿漫边界之千户 *Ūqān* 及其 *Nūriq Aqtāchī* 皆其亲属。*aqta* 译言骗马，*aqtāchī* 《秘史》译为笼马人。其兄阿儿孩哈撒儿那颜（*Harqāi Nōyān*）为右翼千户。（参见袁德蛮《概况》第三〇页）

第七翼：

《圣武亲征录》：忽兰、脱端二人为一翼。

《史集》：*Haftum pīsarān i Ūtūjūqū Dūārdāngī az jumlah-*

y-i aqvām Qīāt va kasānī kih bi ishān manṣūb va mukḥṣuṣ
bāshand

汉译：第七〔翼〕 Ūtūjūqū Dūārdāngī 诸子，及乞牙惕诸部全体及隶属于彼等之人。

洪译：七翼为渥秃助忽、都朵端乞及其麾下。

据《秘史》第四八节，忽兰为合不勒汗七子中之第五子。成吉思汗之叔祖。元代著名之巴歹及乞失里黑二答儿罕即其子也客扯连之牧马人(adughuchin)。(《秘史》第一六九节)

脱端可能为合不勒汗幼子脱朵延·斡赤斤(Todoyan Otchigin)。

《史集》所举二名无考，贝本所引异写，亦差误莫辨。

第八翼：

《圣武亲征录》：忽都图·忙纳儿之子蒙哥怯只儿哥为一翼。

《史集》：Hashtūm farzandān Mūnkadū Qīān Chingshut va barādarān kih ‘amm-zādagān i Chingiz Khān and va qaum i Bāyā‘ūt az Darlagin muqaddam i ishān Ungūr

汉译：第八〔翼〕 蒙格图乞颜(Mūnkadū Qīān)之诸子敝失兀惕(Chingshut)及诸弟，皆成吉思汗之从兄弟，及朵儿勒斤之巴牙兀惕部(Bāyā‘ūt)，其将领曰汪古儿(Ungūr)。

洪译：八翼为蒙格图乞颜之子程克索特及其弟，皆为帝之从兄弟。又巴牙兀特酋曰翁古儿。

蒙格图乞颜为把儿坛把阿秃儿长子，成吉思汗之伯父。《秘史》第二一三节：“成吉思汗再对蒙格秃·乞颜的子汪古儿厨子说：‘在前你与这脱忽刺兀惕三姓、塔儿忽惕五姓、敝失兀惕、巴牙兀惕的两种与我做着一圈子。……如今你要什么赏赐。’汪古